

地 址：青海西甯西川徐家堡大路南



第一期

中華民國廿二年八月一日

目錄

希望於青海婦女
香亭
抵制仇貨與提倡
國貨創造三民主義的
文藝農民的不幸
心天
天國
秋夜旅懷
克己
璇如

我雖是個沒有學識的人，却是一個熱心文化事業的人，我們中國的人數，有四萬萬之衆，在這大衆裏，二萬萬人是男性的，二萬萬人是女性的，男性的人，姑且不論，而女性的人，在二十世紀中，還依然黑闊沉淪，充男子的玩弄品，兼男子的寄生虫，過那男尊女卑的生活，在十八層地獄裏，黑闊闊的，灰沉沉的，一層也想爬不出來；也想爬出來，並且抱定宵娘的遺訓，把脚兒纏得小小的，頭兒梳得光光的，花兒朵兒，札的鑲的戴着，綢兒綵兒，柔柔順順的媚着，若不得其歡心，嘎氣兒悶閑的受着，淚珠兒常常的滴着，生活是巴巴結結的過着；甘爲一世的囚徒，半生的牛馬罷了。

以上所說的話，都是據普通事實來的，如今再就知識

試問爲人一世？就這樣輕易把生命棄置嗎？此外尚有那安富尊榮的婦女，一呼百諾，奴僕成羣，出門去前呼後擁，榮耀得了不得！在家時頗指使氣，威顯得不得了！自己以爲我的命好，已生前修到，竟靠着好丈夫，所以才由此安享的日子；於是他人也就噴噴稱羨，說：「某太太好命！某太太好福氣！好榮耀！好尊貴！」的讚美！其實這決不是讚美，簡直是凌侮婦女的別名！他如花兒朵兒，好比玉的餌，金的枷；那些綢兒綵兒，好似錦的繩，繩的好比玉的餌，金的枷；那些綢兒綵兒，好似錦的繩，繩的鏹；將他束縛得緊緊的，絲毫不能擺脫；那些奴僕，真是凡百命令，皆要聽從，俗話說：「叫他去死！他總把眼睜閉一閉。」由此可知男子儼然是行刑官，女子何異於受刑犯呢！於此時，祇好說：「命也」這一句沒有志氣的話而已。

份子來說，在自命爲己求得解放的婦女，依然是抹粉施脂……這不肖說是去了枷鎖，除了鐐繩，而自己去拿來枷鎖繩又將自束縛了，在這一點上，我們不責備婦女，而向數千重男輕女的時代歸罪。

時代能支配人，人也能改造時代，所以我們要把支配已久時代，加一番徹底的改造，使此時代經過一番改造以後，產生出一個光明燦爛的新時代來，話兒說到這裏，我們要追問怎樣才能改造舊時代——重男輕女——而創造新時代呢？在這一個問題的答案，就是要有知識的婦女，領導無知識的婦女，去自求解放，質言之，即將已除枷鎖，作永遠的去除，並進而去除却未除枷鎖的婦女的枷鎖。

我們青海有知識的婦女，雖不在人頭地，却也小落人後，可是從實際上考察一下，便覺得大落人後，因爲把改造舊時代與創造新時代的基礎與工具——文化團體與報章，都不一見，都不一見片紙隻字，試問女子求知識，是「爲什麼」來？

如今我們再考察青海之報章，傳達消息，有青海民國日報、青海日報、西寧正開通訊，於政治黨務及社會現狀，有青海評論，於農村，有到民間來，可是，完全不見婦女方面的報章，所以我的希望是在邊僻的青海，產生出一種婦女報來，並且，產生出一種農村婦女報來，以求四萬萬中華民國國民的足數，這也對婦女本身及國家前途，無功效吧！

抵制仇貨與提倡國貨

克己

金融恐慌，農村破產之病象，不能爲中國諒者也，然誰爲爲之，孰令致之如是耶？推厥其源，實仇貨輸入，國貨倒閉，爲階之厲也，故以中國之現狀，判將來之定局，內亂不能亡國，外患亦非覆鼎之憂；貧與窮，乃喪邦之致命傷耳，蓋列強之侵略世界也，其政策，其方略，已由武力之急進，而變爲經濟之緩衝，我中華地大物博，氣運土壤，以天然之優越，爲衆矢之標的，環而攻者，何處數十國；而東瀛日本，尤肘腋之禍患也。

夫日近鄰之國也，生產發達，運輸便利，故日貨之充斥於我市場者，較歐美爲多；而我現金之流溢於三島者，亦較他邦爲夥焉；日貨之源源而來，現金之浩浩而去者，何止萬錢？一思抵制日貨，而塞此漏卮也；意之所在，可欽可感，然只抵制而不思提倡國貨，恐非計之兩全者也，蓋今日之中國，不過一熟貨之銷售場，原料之採取地耳，無所謂生產，既無所謂生產，則國人生計之仰仗於他人，猶何怪乎，復誰咎焉，嗚呼！際此青黃不接之秋，如空言抵制，而不注意於國貨之提倡，毋謂不能抵制，即能矣，則我必需品之仰求，其將奈何？

然則，日貨將不可抵制，漏卮將不可堵歟，曰，非也，吾之所謂塞漏卮，不倚重於日貨之抵制，而全在乎國貨之提倡，則前之樂用舶來品者，皆可轉而喜購土產物，彼日貨之來，將不抵制而自絕矣，誠如是，則漏卮可塞，

農村可興，金融之停滯，於焉復活；國家之傾覆，亦於焉可免矣。興實業者，執國柄者，曷聽諸，其勉旃！

一一一、一〇、二八。於西甯四高。

創造三民主義的文藝

心天

文藝是建設心理的工具。在專制時代，便有演義忠君的鏡花緣二度梅等書的刊梨，鏡花緣在民間沒有多的人閱讀，二度梅在民間不惟口口相傳，以作佳話；並且編爲曲詞，人人歌謳，這也可見其在民間的位置的一班，亦可見其效力的一班了，這種效力，便是忠君的心理建設的成功，他如反忠君的水滸傳，雖也在民間備受歡迎，但因這種平民的歡迎而便有蕩寇志的出世，以冀打倒歡迎。這是專制時代的忠臣的心理建設，近年來共產黨徒欲在中國施行共產主義，也先在心理建設上下手，編印少年飄泊者等共產文藝書籍，想亦化全國人心，可是我從來沒看過三民主義的文藝書籍，——其實我也沒有看過多少書——這在革命前途上，我們是如何地抱憂啊！

我們知道，在三民主義革命之下，一方面有忠君的舊文藝深入民間，他方面又有共產文藝之出現，更有列強的文化之侵略，我們欲求國民革命之成功，三民主義之實現，豈能束手坐視麼？所以我們急於努力的，便是創造三民主義的革命文藝，以消滅革命進程上的障礙，而建設長足進展的革命基礎。

到 民 間 來

一一一、十一、一六・於上五莊。

農民的不幸

棟如

農人正天的背着太陽，在田野裏作他們的苦工；施肥、翻土，除草，灌溉——他們盡心竭力的作工，就是陰天下雨，也不敢休息。恐怕土翻的不鬆，於苗的根部有礙，不怕風雨，不顧霜雪的作工——努力的工作。年歲呀！時運呀！你總不隨勞苦人的心意，我們春天下種子的時候，求爺告奶，拉賬累債，及至青苗出來，什麼天旱，水災，冰雹……樣樣齊來，日曬的曬，雹傷……摧殘，摧殘，自然力的摧殘！我們也是無法阻止，無法挽救了。

在今年的苗稼上看起來，大有希望，誰知道天意是這樣轉來的呢？恰恰兒在禾穗出胎的時候，下了幾場霪雨，禾苗因減少了陽光，禾穗隨成了陰苞，於是子實大減了一半，後來又連了一場冰雹，那更了得！不但把子實打完，連禾莖都打得七零八落，農民的不幸啊！

秋夜旅懷

克己

半夜，

風清；

中天，

月明，

宇宙內，

好淨空，

天上，
雁鳴；

窗外，

虫聲，

思伊人

夢不成。

可惜，

雁鳴；

可恨，

虫聲，

兩地裏

難爲情。

一一一，一〇，二三。於西寧四高。

打野雞

屈生華

這裏小朋友們打的野雞，不是蘭州賜福巷裏的野雞，也不是鄭州車站上的野雞，更不是上海四馬路上的野雞，他們小朋友們打的野雞，是真正的野雞，是想打下了他作過天險的小菜呢！

編者註：上

『哥哥！那人！

架着鷹，
荷着槍，

騎着馬，
他是爲什麼？』

『弟弟！他是——』

騎馬，

架鷹，
荷着槍枝，

雪中打野雞。』

十一小校，高一，十四歲。

宋有年

掃雪

清晨，東家的屋上幾個人，西家的屋上也幾個人。有的拿了掃帚，有的拿了木掀，掃去滿房雪，掃去滿院雪，我也其中的一人，凍得我耳朵兒麻，凍得我嘴巴兒硬，凍得我十個指頭兒連心痛！

十一小校，高一，十三歲。

陳發恕

青年人怎樣立志

我們青年，不可不有一種志氣，尤不可不有好的志氣，那古今名垂竹帛。光耀後世的人們，當初未嘗有順境給他們；然而，他們立下了百折不回的志氣，所以終能戰勝患難，遺留下這不朽的大名了，孫桐閣也不過一名留學生，因爲：他的志氣，不是作官爲宦的；他的作事，是爲國家民族的，惟其如此，所以有政府的優遇，全國的歡迎了

，啊！這航空，實在是救國，救民，捍患，禦侮的唯一途徑，不二法門，我們立定志氣，步孫君的後塵，繼續做這